

史學輯佚文獻彙編

翟金明 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32

魯世家索隱
二諸侯年表引同
名軌左桓元年正義
史魯世家索隱

穀梁疏

穀梁疏

史學輯佚文獻彙編

32

古今圖書集成
史學典

中華書局
出版

第三十二册目錄

別史類(三十二)

東觀漢記二十四卷(卷十三—二十四) (漢)劉珍等撰

卷十三	三
卷十四	二九
卷十五	四七
卷十六	七一
卷十七	一一五
卷十八	一四一
卷十九	一七三
卷二十	一九九
卷二十一	二一五
卷二十二	二四一

卷二十三 二四七

卷二十四 二七三

東觀漢記 (漢)劉珍等撰 (清)杜文瀾輯 二九四

東觀漢記一卷 (漢)劉珍等撰 (清)王仁俊輯 二九九

東觀漢記二卷拾遺二卷 (漢)劉珍等撰 陶棟輯

卷上 三一

卷下 三三三

拾遺卷上 三六九

拾遺卷下 三八三

謝承後漢書四卷(卷一) (三國吳)謝承撰 (清)姚之駟輯

卷一 三九五

東觀漢記

三

東 野 英 信

東觀漢記卷十三

列傳八

伏湛

上自將擊彭寵伏湛

案范書本傳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

上疏諫曰臣聞

文王享國五十伐崇七年而三分天下有二至武王四

海乃賓陛下承大亂之極出入四年中國未化遠者不

服而遠征邊郡四方聞之莫不怪疑願思之杜詩薦湛

疏

范書本傳湛是時策免大司徒徙封不其侯遣就國

曰竊見故大司徒陽都

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

人師行爲儀表秉節持重有不可奪衆賢百姓嚮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識者愍惜儒士痛心湛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齟齬勵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武公莊公所以砥礪蕃屏勸進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闕拾遺

伏盛

伏盛字伯明

案盛湛子范書本傳作伏降字伯文

張步遣其掾孫昱隨盛

詣闕上書獻鰓魚

伏恭

伏恭字叔齊湛同產兒子也

伏晨

伏晨

晨湛少子翁孫

尚高平公主

侯霸

侯霸字君房

案范書本傳霸河東密人追封謚則鄉哀侯

有威重爲太子舍

人從鍾寧君受律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敗霸

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荊州刺史費遂齋

書徵霸百姓號呼哭泣遮使者或當道臥皆曰願復留

霸期年民至乃誠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
使者慮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而具以狀聞霸爲
尚書令深見任用

宋弘

宋弘

案范書本傳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封宣平侯

爲司空上嘗問弘通博之

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治聞幾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
召譚拜議郎給事中上每宴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
之不悅悔於薦舉聞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
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欲令輔國家以道

今數進鄭聲以亂雅樂非碩德忠正也後大會羣臣上
使譚鼓琴見弘失其常度上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
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
悅鄭聲臣之罪也其後不復令譚給事中嘗受俸得鹽
令諸生糶諸生以賤不糶引怒悉賤糶不與民爭利弘
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上數數顧視弘正容
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卽爲撤之上姊湖陽公主
新寡上與其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
臣莫及上曰方且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屏風後因謂

引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韓歆

韓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征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爲司徒嘗因朝會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上大怒以爲激發免歸田里上猶不釋復詔就責歆及子嬰皆自殺

歐陽歆

歐陽歆案范書本傳歆字正思樂安千乘人其先和伯從伏牛受尙書至

歛七世皆爲博士敦於經學恭儉好禮歛遷汝南太守
推用賢俊吏民從化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賊罪死獄中
歛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賻三
千匹

朱浮

朱浮

案范書本傳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封新息侯

與彭寵書責之曰伯通自

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
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
廷則爲遼東豕也上不征彭寵浮上疏切諫曰連年距

守吏士疲勞蟣蝨生甲冑弓弩不得弛上下相率焦心
大兵冀蒙救護之恩陛下輒忘之於河北誠不知所以
然浮上疏曰陛下率禮無違此上浮爲司空賣國恩
以爲威福

張湛

張湛字子孝右扶風人以篤行純淑鄉里歸德雖居幽
室閭處必自整頓三輔以爲儀表爲馮翊見府寺門卽
下主簿進曰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何謂
輕哉爲光祿大夫數正諫威儀不如法度者湛常乘白

馬帝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爲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因稱疾拜太中大夫病居中東門候舍故時人號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帝强起湛以代之至朝堂遺失溲便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於河西得漆書古文尚書經一卷每遭困厄握抱此經寄隗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囂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

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令且從師友之位
須道開通使順其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
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
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成喪乃歎
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林爲侍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上徵興爲太
中大夫時議郊祀制以爲漢當祀堯林上疏曰臣聞營
河雒以爲民刻肌膚以爲刑封疆畫界以建諸侯井田
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

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去上中之京師
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圜鉗之輕法郡縣不
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政卑易行禮簡易從人
無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
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於周民戶
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祀郊高帝誠從民
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
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鯨考績不成九載乃殛宗廟
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